

# 论苏童小说女性悲剧命运的依附意识根源\*

张晶晶

(苏州日报社,江苏 苏州 215006)

摘要:对女性悲剧性的命运,苏童注重从女性自身的问题中探寻根源。人身依附意识是女性悲剧命运根源的突出表现。自轻自贱是女性依附男人的主观潜意识表征;女性间的自相残害是依附意识的曲折和激烈的反映。依附男人的实质是对金钱的依附,女性经济自立才能人格独立;文化视野的局限也是女性走不出依附男人怪圈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苏童小说;女性悲剧命运;依附意识;根源

中图分类号:J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092(2005)04-0054-05

苏童是写女性的高手,高明之处在于他可以得心应手和在最深层的潜意识处对女性进行描写。他似乎比女人还要了解女人,他对女性角色及角色的运用,已形成性别错位的奇观。苏童小说的精华是集中写女性的作品《妻妾成群》、《红粉》、《妇女生活》、《桥边茶馆》、《南方的堕落》、《樱桃》、《水鬼》,甚至《米》、《武则天》等,这些作品的主人公几乎都是女性,或者女性占到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连苏童自己也说“我喜欢以女性形象结构小说,比如《妻妾成群》中的颂莲,比如《红粉》中的小萼,也许这是因为女性令人关注,也许我觉得女性身上凝聚着更多小说的因素——”<sup>[1]</sup>

苏童小说中的女性,最终的命运总是悲剧性的。如果要问,到底是什么损害了她们,我们可以说是男权社会、国家机器或者是传统的文化,然而,人们常常忽略了女性对自身的损害,在很多时候她们会有作茧自缚的选择,她们一辈子就没有想过自己的权利,同时一辈子在责问上苍,为什么她们的命会那样苦。是谁导致了她们的悲剧?苏童这样解释,我们一直认为是封建礼教、男权主义压迫着女性,但女性自身的问题怎样导致了悲剧,这是我所感兴趣的问题。对女性的伤害已经不仅仅是社会体制的问题,而且是人本身、女性自身的问题,这深藏着人性深处的许多奥秘。

本文拟通过对《妻妾成群》、《红粉》、《妇女生

活》三部小说的分析,从女性人身依附意识视角探究苏童小说女性悲剧命运的根源。

—

似乎与身俱来的人身依附意识是女性悲剧根源的突出表现。苏童笔下的女子有很大的共同点,她们富有个性,但永远摆脱不了男人,作品中女人与男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被动与主动的关系,男性的权利在很多时候占据着主导地位,女性是处于弱势的一方,受到伤害的一方。但是,她们却认命于这种弱势地位,甚至害怕丧失这种弱势地位,不顾一切地依附于男人。我们看到,苏童小说中女性人物主体的唯一自觉意识乃是人身依附。《妻妾成群》中的颂莲,在苏童的系列女性形象中,是唯一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连这样一位最让人寄予希望的女性在家庭发生变故后,也自觉自愿地选择了找一个有钱人家做妾的道路,其他女性再怎么依附男人,我们也不觉得奇怪了。《妇女生活》中的嫫,在孟老板跨进照相馆的一刹那,“她似乎预知孟老板的出现会改变她以后一生的命运”<sup>[2] (p. 276)</sup>,她从一开始就把改变自己的现实处境和人生命运寄托于一个男人,而始乱终弃的悲剧在她看来只是因为那次意外,归结为孟老板错误地让她怀孕而自己怕疼没敢堕胎,嫫临

\* 收稿日期:2005-04-18

作者简介:张晶晶(1981-),女,江苏东台人,苏州日报社记者,研究方向:新闻学、文学。  
万方数据

死前说：“就因为怕痛，断送了我的一生。我要是做了手术，不会有芝，也不会有你，我就会过上好日子了。我要是跟他走了，现在也用不着看你脸色挨你骂了。”<sup>① 2 Ⅰ p. 317</sup>）她认为世界上的男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却又无力抗拒男人对她的玩弄。她不得不投靠男人，而且可悲之处在于她总是在心灵无所依托的空虚中咀嚼着与孟老板短暂的欢情。她的女儿芝由于生理的原因加剧了心理上对丈夫之间关系的焦虑不安，那种近乎病态的占有欲实际上正是更深层的一种人身依附。萧以钱财来控制男人，那是因为她内心里更清楚女人离不开男人；“我为什么不是个男人？我不喜欢女人的生活。你们做男人的不知道做女人有多苦，有多难。女人不一定非要结婚，可她们离不开男人，最后都会结婚。我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瞧不起女人，我也瞧不起自己。”<sup>① 2 Ⅰ p. 313</sup>）《红粉》中，昔日的妓女小萼、秋仪在妓院被取缔后，拒绝改造，她们不相信男人不喜欢逛窑子，秋仪曾对老蒲说：“什么都是假的，你对我好是假的，我讨你欢心也是假的，他们封闭了翠云坊也是假的，我就不相信男人会不喜欢逛窑子，把我们撵散了这世界就干净了吗？”<sup>① 3 Ⅰ p. 66</sup>）妓院是男性中心文化视女性为玩物的一个标志性的场所，男人在妓院中花钱买女人的肉体寻欢作乐，妓女则靠嫖客的金钱来维系自己的生存，即便社会变革可以废除妓院于一旦，却无法铲除产生妓院的那种文化背景在人们心理深处遗留的文化沉淀，小萼、秋仪拒绝改造、迷恋烟柳生涯正是对男性依附意识的病态表现。

## 二

自轻自贱是女性依附意识的重要心理表征。几千年来，女性在这个设定好的“男尊女卑”的社会文化中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在两性关系上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女性视自己为男性享乐的玩偶和生养后代的工具。身处这一文化中的女人，为了适应生存，压抑天性，从内心到行动都认定了这一角色的派定，女人们无意识地扮演了某种文化角色而不自知，很少具有自省的能力。《妻妾成群》中的颂莲，是一个颇有个性，不愿意委屈自己的女性，在陈府里，她谁都敢得罪，就是不敢得罪老爷陈佐千。陈佐千过五十大寿，她先是对毓如为了打碎的花瓶而喋喋不休表示不满，耍起小性子，但后来还是捧着为陈老爷准备的寿礼姗姗在晚宴上落座，当大太太毓如挑剔她寿礼没扎红缎带，她感觉到一天的行为已经惹恼了陈佐千；“这

万方数据

是她唯一不想干的事情”<sup>① 3 Ⅰ p. 134</sup>），于是想出了一个补救办法：突然对着陈佐千莞尔一笑，她说，老爷，今天是你的良辰吉日，我积蓄不多，送不出金戒指皮大衣，我再补送老爷一份礼吧。说着颂莲站起身走到陈佐千跟前，抱住他的脖子，在他脸上亲了一下，又亲了一下。谁料陈佐千“脸胀得通红，把颂莲一把推开，厉声道，众人面前你放尊重一点”<sup>① 3 Ⅰ p. 134</sup>）。颂莲这种委曲求全之举把她的自贱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正如她后来在激愤之间说：“女人到底是什么东西，女人到底算什么东西，就像狗、像猫、像金鱼、像老鼠，什么都像，就是不像人。”<sup>① 3 Ⅰ p. 136</sup>）但她只是停留于激愤，并没有将她引向对自身、对女人的反省。苏童的这些关于女人的故事引领我们审视的正是这种一定文化下的女性生存意识和生存状态，也就是说，作者关注的焦点不是男性中的文化及相应的社会结构、伦理道德等为女性设计了种种深渊，而是这些女性身陷绝境之中不自觉的意识状态和行为方式。

需要指出的是，在表现女性的这种自轻自贱的心理表征时，作者选取了女性视角来叙述故事，将故事的展开尽量控制在小说人物主体的感知范围之内，通过主人公心灵的闪烁，直逼意识的深层状态乃至潜意识。颂莲进陈府的第二个晚上，在与陈佐千的交合中，于体味着各种微妙的感觉的同时，感到奇怪的是意识中不断浮现梅珊那美丽绝伦的脸孔。这里，那起自白天的窥视的妒嫉、以身求宠的心迹、初为人妾的不安、灵与肉的分离，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被孟老板抛弃的嫖，在离开公寓后，“回头仰望着八层的那个窗户，天鹅绒的窗帘依然半掩，她听见窗内有人哭泣，那个女人就是她自己”；“她用手捂住耳朵，哭泣声仍然持续”<sup>① 2 Ⅰ p. 281</sup>）。这时候的嫖承受不了被抛弃的厄运以至欲哭无声而以对声音的幻觉表现出来，她那美梦成为泡影，虚荣变成耻辱的心理感受强烈地衬托出她的依附意识和受挫后的悲哀，孟老板能够将她捧为明星，也能使她沦为乞丐，她对自己无能为力，只能听任男人的主宰。颂莲剪了卓云的耳朵后，梅珊对她滔滔不绝的诉说，嫖对往事回忆时的反复感慨叹息，小萼从麻袋工场里回来后与老蒲周旋的种种态度，这一类的叙述都使讥嘲之声从文字下泛出，将我们引向对她们感伤姿态下的内心的审视，将人物主体生存世界的图景近乎残忍地展开在我们面前，驱策我们作理性的剖析。女性因为长期处于被压抑的状态，她们表现出一

种自哀自怜,认为一切都是宿命,被弃的嫖面对家中窗台上那娇嫩纤细碧绿的三色堇潸然泪下;芝看着病室外石榴树上的小鸟感到灵魂和它们一样在外流浪着、跳上跳下的,箫觉得她的心正一点点慢慢地下坠,一种深深的凉意在她脆弱的体内荡漾开来,箫看了看天空,天空也正在一点点慢慢地黑下来,整个世界空空荡荡。这些情景相融的细腻笔触准确地展示了女主人公孤立无依、无法把握命运的内心世界。

### 三

女性间的自相残害是依附意识的曲折和激烈的反映。苏童笔下的女性们,不管是妻还是妾,是妓女还是情妇,她们作为女人从来没有自觉地意识到如何改变对男人的人身依附地位,赢得女性的自由和解放,而总是习惯于通过女性自相残害来达到争夺依附男人优势地位的目的。她们相互之间在撕咬搏斗,不惜摧折亲情、友情以换来自以为光明的道路,最后却把悲哀留给自己和自己的同类。苏童细腻而敏感地描写女人的心理和女人中间所发生的一系列的戏剧性的对峙摩擦,那些女人之间的小把戏、小心理,甚至潜意识的活动,苏童也写来浑然如天衣无缝,在有限的篇幅中饱蕴了如此丰富的人性内涵,处处渗透着女性生存的悲剧。《妻妾成群》中四位太太加上女佣雁儿之间的明争暗斗,较为典型地展现了女性之间自相残杀的惨烈。卓云与梅珊在生孩子上的暗算与较劲,以至梅珊到小镇上与医生幽会,卓云的跟踪捉奸,导致梅珊命丧古井。雁儿虽是一个女佣,但总自不量力对颂莲进行种种挑衅与暗算,最终受到颂莲的致命的打击,逼她吞下污秽的草纸而染上伤寒不治而亡。雁儿死了,颂莲并没有丝毫的胜利的快感,反而带来了心理的极度恐惧,她梦见雁儿的一节,生动真实地反映了女性互残的结果是自戕。她们同是苦命人,却为了争宠,耍尽手腕,最终非但改变不了悲惨命运,反而使灵魂扭曲,痛上加痛。《红粉》中的秋仪和小萼,这对红尘姐妹之间既相依又妒忌的关系也让苏童给写得跃然纸上,一个南方古城里两个风尘女子与一个阔少的感情纠葛,全然陌生的新生活方式一旦无法适应,必将遭遇粉碎性的打击的悲剧,包括曾经的爱情和友情。小萼从劳动改造所出来后本打算去看秋仪,在遇到老蒲后,吃了丰盛的午饭后改变了去尼姑庵的决定,转身去寻跳舞的地儿了。小说中还设置了在小萼和老蒲的婚礼上的一幕场

景,就是在那凄黑的雨夜里,秋仪忽然来了,她并没有受到任何邀请。因为曾经是患难姐妹,小萼跑出去迎接她,但在伞店里,秋仪送给小萼一把伞,她已万念俱灰,她咒他们早离早散!而最后那把伞的命运却葬送在一辆货车轮下,发出尖锐刺耳的噼啪声。小萼对秋仪无情无义的背叛和秋仪对小萼冷酷犀利的逼视,在她俩姐妹般的情感中投下了沉重的阴影。我们又看到,连拥有的亲情在男性中心文化为她们布置的狭窄通道上也代之以虚荣、嫉妒、刻毒等异己的力量的主宰,造成自身人格的裂变,呈现出疯狂、病态、畸形的心理面貌。嫖与芝之间的母女人伦之情湮灭于相互的尖刻怨恨之中,她们的自相残害似乎不需要任何外力,就足以造成心灵世界的百孔千疮。

### 四

依附男人的背后,实质是对金钱的依附。苏童在他的集中写女性的小说中多次揭示或暗示这样一个问题的实质。《红粉》中秋仪逃脱劳动改造,暂住老蒲家中;她想以后依托的也许还是男人,也许只是她多年积攒下来的那包金银细软<sup>[3](p.71)</sup>。在她的意识中,男人与金钱是一个东西,有了男人就等于有了金钱。因此,她要投靠的是有钱的男人。这一点《妻妾成群》中颂莲与陈佐千的一段对话表现得更为直白:颂莲拍拍陈佐千的脸说,是女人都想跟你。陈佐千说,你这话对了一半,应该说是女人都想跟有钱人。颂莲笑起来,你这话也才对了一半,应该说有钱人有了钱还要女人,要也要不够。这段对话,绝妙地道出了“女人——金钱——男人”三者关系的实质,女人与其说是依附男人,不如说是依附金钱。

这一问题的揭示,触及到了女性悲剧命运的根本之点。女性经济上的依附性导致对男性人身的依附。因此,女性要得到真正的解放,必须在经济上自立,只有经济自立,人格才能独立。

读苏童小说,我们明显看到,女性因为经济地位的原因而造成了强烈的心理依附,她们因而将男性看作世界的“全部”,并将自己的生活支点依托在男人身上。虽然,苏童在小说中并没有明确指出女性悲剧命运的根源,但是我们已经从小说人物性格和命运发展的逻辑中发现了隐含在人物背后的、决定人物命运的某种东西,即经济原因。因此,分析女性的悲剧不能仅仅停留在对人物命运的表层的观察上,而必须深入探究人物悲剧命运的经济根源。

这样分析的结果,并非把女性悲剧命运根源从女性自身推向社会。社会的变革固然是女性获得经济自立进而人格独立的前提,但不等于社会变革了,女性就会自然而然地走向了独立,那未免简单或肤浅。《红粉》所描绘的时代背景,已经为女性解放打开了大门,然而,秋仪还是留恋着往日的寄生生活,不愿拥抱新的生活,秋仪拒绝劳动改造,小萼不屑于一个月14元的劳动所得。她们不能认识到,新生活只有以自食其力为基点,才能牢固和长久。看不到这一点,或者虽然看到了,但不愿迈出这一步,正是女性自身人性深处的弱点所在。这也许就是苏童引发我们思考小说中女性悲剧命运的深层内涵。

## 五

文化视野的局限是女性走不出依附男人怪圈的又一重要因素。苏童这几部小说中的女性形象除了颂莲读过一年大学,其余基本都没有读过多少书,同时又生活在一个很狭小的圈子之内,她们的生活经验只能从上代的传承和周围环境的影响得来,这必然导致她们的眼界不宽,见识不深。《红粉》中的秋仪和小萼这两个风尘女子在社会发生大变革中,依然显得麻木、无知,看不到生活的新曙光,做着依附男人的旧梦,一旦没有了依附,要么就想到自杀,要么就削发为尼。《妻妾成群》中的颂莲是苏童笔下女性中读书最多的一个,但是,当她落入陈家这个封建腐朽家庭后,也不自觉地在依附男人的游戏中与自己的同类博弈着,她除了爱耍小性子,少一些清规戒律外,并不比其他女人的见识高多少。这是什么原因?颂莲的堕落告诉我们,当知识不能内化为文化心理素质,知识是不能流进你的血管,成为引领人生的动力的。有一个镜头颇能说明问题:飞浦对颂莲说,我以为你房间有好多书。颂莲摊开双手,一本也没有,书现在对我没用了。苏童笔下的女性中,颂莲其实是最有条件打开向文明世界汲取营养之门的人,但她自我关闭了这扇门。我们还能指望颂莲做出什么叛逆之举呢?还有一个情节令人玩味。雁儿在草纸上“做法”作贱颂莲,但雁儿不识字,那“颂莲”两字是谁写的呢?雁儿供出卓云。卓云显然识几个字,但她却用可怜的“知识”做如此下作卑污的勾当,识字对卓云来说,实在可悲的很!再有一个情节更加意味深长,卓云的女儿忆容和忆云在院子里挖蚯蚓玩,颂莲问她们挖蚯蚓做什么?忆容说,钓鱼呀。忆云却不客气地白了

万方数据

颂莲一眼,不要你管。颂莲有点没趣,走出几步,听见姐妹俩在嘀咕,她也是小老婆,跟妈一样。说得很妙!我们看到了这姐妹俩从小所接受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从姐妹俩身上,我看到了一种可怕的腐朽文化的繁衍。

文化视野的局限导致了苏童笔下女性的集体无意识。她们相信宿命,不能自觉地意识到自己所处的地位,也因为女性自身意识、处境的局限和心理定势,一味地认为女性生来就不如男人,完全无法察觉到已被操纵,这便是女性的集体无意识。她们在男权为中心的文化中丧失判断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颂莲嫁到陈家连名分也不在乎,她认为名分不是她这样的人考虑的,那她考虑的是什么呢?她也彷徨,但始终找不到出路,而是整天在争宠、暗算、嫉妒中安排自己的人生,同样在陈家大宅里的女人们个个都空虚、焦虑,只懂得周旋于男人中间,毫无自己的精神世界,她们泯灭于男性中心文化控制的心灵迷阵当中,不可自拔。《红粉》中秋仪总是担心小萼离开了男人将怎样生活,而她自己被逐出翠云坊后毫不犹豫地去投靠了男人,又因为自尊,她蔑视蒲太太的谩骂,愤然离开蒲家,离开阔少老蒲,怀着一颗破碎的心奔向玩月庵。然而她毕竟是世俗凡人,当老尼要为她剃发时,她警觉地抱住了头,以她本人的意愿,她其实是不想走这条路的。但是,就在她觉醒的那一瞬间,她又突然仿佛忆起了老蒲,那个懦弱却死爱面子的浪荡子老蒲,一下子便泯灭了全部意念,冲动中握剪自己斩断了青丝。那是多么悲壮的一幕,在风中,在整个庵里,她的头发飘散在空中,像一支绝望孤寂的曲子幽然不逝。她们似乎永远也不明白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应该做什么样子的女性,内心有着连自己都不明白的困惑。在玩月庵度过的第一个寂寞的夜晚时,秋仪在雨声中辗转反侧,“想想昨晚的枕边还睡着老蒲,仅仅一夜之间,脂粉红尘就隔绝于墙外。秋仪想这个世界确实是诡谲多变的,一个人活过了今天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谁会想到喜红楼的秋仪现在进了尼姑庵呢?”<sup>[3] (p. 77)</sup>这一段心理描写,准确地表现了秋仪这类女性精神漂泊无定、无所依托的情状。在《妇女生活》中,嫫在得知孟老板卷款而去的时候,如遭巨石击顶,感到一阵强烈的眩晕,随即昏倒在嘈杂的人群里。她的梦破碎了,失去了孟老板,她一下迷茫了,她的灾难不期而至地降临了。“嫫在公寓的床上度过了难捱的

三天,她天天瞪着天花板,用所有肮脏的字眼咒骂着孟老板。<sup>※</sup>她似乎看见黑暗的未来就埋伏在明天、后天,她以后该怎么办?<sup>〔2〕</sup>(p. 280)她们找不到追求新生活的出路,离开了男人就无法生活。小萼的背叛只是为了能寻求一种安逸的生活,但她对生活的追求十分肤浅,一味地追求享乐和金钱,因此把老蒲逼上了绝路,之后她仍然忍受不了贫苦,抛下儿子跟一个北方人走了。这其中隐隐透着一股凄凉,剖露了她们因为缺乏一种精神支撑而不断强化着演变为女性的集体无意识。

苏童是吝啬的,他的小说一般不给你光明的尾巴,而总是设置一种悲剧性的结局。也许他认为光明要靠你自己去探寻,去领悟。在众多的悲

剧性结局中《妻妾成群》中颂莲的结局最让人震撼,最发人深思。从表面看,梅珊被投井,应该是最惨烈的了。然而,颂莲在梅珊投井后怎么疯了?是的,苏童让颂莲疯了,这其实就是生活的必然逻辑。梅珊投井,被毁灭的是肉体,而颂莲被毁灭的是精神。其实,颂莲不应该疯,她应该因此而清醒。但是,颂莲没有清醒,她疯了。这就是一种力量,一种悲剧的力量。

苏童的小说为我们谱写了一曲女性生存的悲歌,它以和谐饱满的艺术表现撞击我们的心灵,引领我们穿透女性生存的表象而探究其文化意义的潜流,呼唤男性中心下的女性的自省,从而达到对这一文化的更为有力的批判。

参考文献：

[ 1 ] 张清华. 天堂的哀歌[ Z ]. 钟山. 1993 ( 4 ) :45 - 56.  
[ 2 ] 苏童. 苏童文集——末代爱情[ Z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6 .  
[ 3 ] 苏童. 苏童文集——婚姻即景[ Z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6.

## An Ananasis on the Attachment Consciousness Root of the WomenTragedy in Su Tong’s Novels

ZHANG Jing - jing

( Suzhou Daily News Agency ,Jiangsu Suzhou 215006 ,China )

**Abstract** :Toward women’s tragic fate , what Su Tong takes an interest in is to find thesource from the problems of themselves. Personal attachment consciousness is a conspicuous form of women’s tragic fate. Their attachment to men will be characterized as self - disvalue from their subjective subconsciousness. And their mutual injury is the meandrous and intense reflection of their attachment consciousness. Essentially , their attachment to men is just the one to money. Only they have become their own master of economy can they fulfill their independency in personality. The limitation of the cultural field is another important factor why women cant escape from the magic circle of the attachment to men.

**Keywords** Su Tong’s novels ; women’ tragic fate ; the attachment consciousness ; root